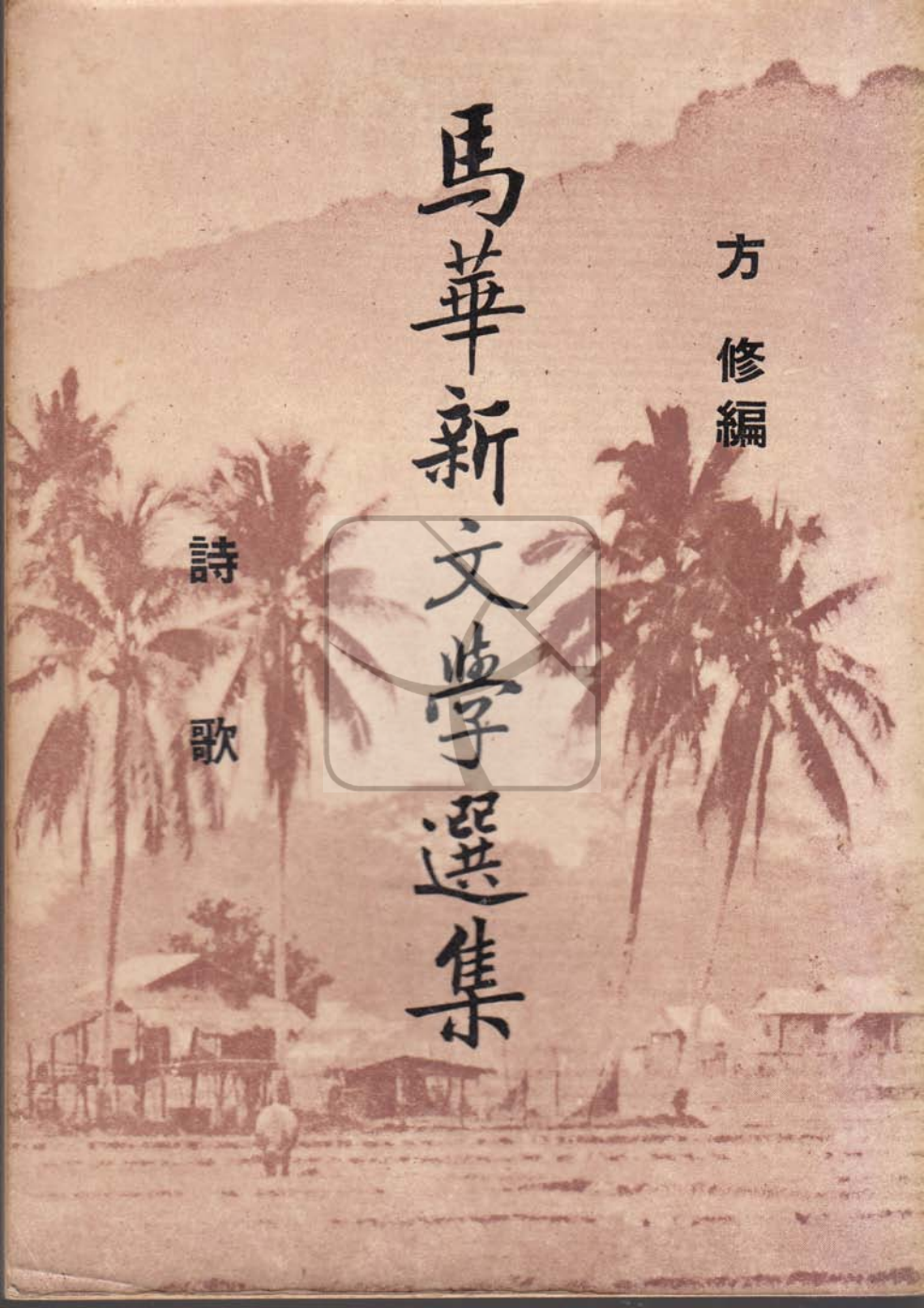


方
修
編

馬
華
新
文
學
選
集

詩
歌





GOV. THER. CHIEF
JAMES P. HODGINS
UNIVERSITY PARK



GOH THEN CHYE
JABATAN PENGAJIAN TIONGHOA
UNIVERSITI MALAYA

持
贈

9-1-1971

天
賜
兄
雅
存



洪天賜教授捐贈

方 修 編

馬 華 新 文 學 選 集

詩 歌



星加坡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 1970 •

方 修 編
馬華新文學選集
詩 歌

星加坡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星加坡大坡大馬路二〇五號

立信印刷公司承印
九龍新蒲崗五芳街緯綸工業大廈十一樓

發行 | 吉隆坡 世界書局
檳城 世界書局
各地書局均有代售

[No. 4123]

一九七〇年四月版

定價港幣四元

馬華新文學選集

編輯說明

一、這一套小叢書的編輯，目的在輯錄戰前廿餘年間若干較為優秀或較有代表性的馬華新文學作者的作品，以爲馬華新文學史的閱讀、研究、或教學的參考資料。

二、全書暫擬分爲六冊，即「小說」二冊（一九一九——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四二），「詩歌」，「戲劇」，「散文」，「理論批評」各一冊（一九一九——一九四二）。如有餘力，將增加一冊「史料」和一冊「補編」，使全書顯得稍爲完整些。

三、由於是小型叢書，篇幅有限，凡已見於坊間成書或經拙著「馬華新文學史稿」錄出的作品，將盡量避免重複，以便多容納一部份較新鮮的資料。

四、有關資料的蒐集，全部採用攝影方法或特別延人代抄。凡原稿排印舛誤；文詞費解；或影照字跡不明，難以辨認之處，盡可能依上下文意，酌予補正，必要時亦略有刪節。倘因而引致若干文字與作者原意不符，或思想性藝術性之削弱，概由編者個人負責。

五、在蒐集資料過程中，得工商學校校長余松年，國家圖書館葉敏鈞，曾國遼，星大圖書館 MRS. LIM，蔣振玉，林鴻圖，許國華，李桂堂，CHARLES……諸先生，給予各種方便；友人林徐典博士，襄助鼓勵，費神尤多；謹此一併致謝。



方修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星加坡

目次

一九一九——一九二五年

活動就是快樂·····	林獨步·····	三
在這守舊的火山裏·····	林獨步·····	六
自由人·····	胡鑑民·····	九
一陣香氣·····	子淳·····	一二
我將謳歌誰呢？·····	石樵·····	一五
海裏的波浪·····	無已·····	一九
火車裏嚶嚶的聲·····	無已·····	二一

一九二五——一九三一年

獻 詩……………雲 山……………二七

明 星……………雲 山……………三一

昨夜與今朝……………雲 山……………三四

車夫的哀歌……………殘 痕……………三七

戲院門口的蒼臉……………張 冲……………四五

火車馳過鐵橋……………嘯 鷗……………五二

憔悴了的橡樹……………依 夫……………五四

別了！親愛的弟兄……………依 夫……………五八

地球一角的憂愁……………細 胡……………六二

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

走廊裏的一羣

文郎 六九

誰不希望來一個變動

德露 七二

織女的咀咒

大保 七四

交易線上

蒲之 七七

除夕

力生 八二

詩二首

實君 八五

一九三七——一九四二年

你說

靜海 九一

電

靜海 九四

海

靜海 九七

木棉花	靜海	一〇一
星星	蘊郎	一二二
亡鄉人	蘊郎	一二四
大肥頭家	蘊郎	一二六
×先生	蘊郎	一二九
怒吼！五指山	蘊郎	一三二
世紀的呼喊	劉思	一四二
留別	劉思	一四五
黃包車夫	劉思	一四六
代募寒衣	劉思	一四八
海愁	劉思	一五〇
香烟女	劉思	一五三
在聯歡會的長桌上	子遺	一五六
當年在婆羅洲	子遺	一六六

路	子遺	一七一
無題草	陳南	一七六
母	東方丙丁	一七八
鴿子	東方丙丁	一八〇
鳥籠和鳥	東方丙丁	一八二
靜靜的星洲河	呢喃	一八九
埋葬	椰青	一九四
詩琴	清才	一九六
夜曲	野火	二〇二
野火	三便	二一八
編後記	編者	二二五



一九一九二五年





活動就是快樂

林獨步

(一)

你說你天天忙碌，

沒有幸福；

我說你天天忙碌，

很幸福。

(二)

活動就是快樂，

快樂就是活動；



無事最苦痛，

無事愁坐最苦痛。

(三)

忙碌的時候，
不知夏天熱；
忙碌的時候，
不知冬天冷。

(四)

人要時時忙碌！
但是正當的娛樂，
精神的轉注
也是忙碌。



(五)

除去小人閑居爲不善的事，

都是忙碌的活動。

活動就是快樂，

快樂就是活動。

(載一九二二年九月廿五日「新國民雜誌」)

在這守舊的火山裏

林獨步

可憐的純潔的青年男女，

你們焉能發生戀愛的薔薇！

在這守舊的火山裏，

你們焉能發生艷麗的戀愛的薔薇！

在這守舊的火山裏，

你們焉能發生高尚的精神的戀愛的薔薇！

在這守舊的惡習慣的肉慾火山裏，

祇能把你們引入黑暗的魔窟去！

你們的長者，

不肯給你們公然的高尚戀愛。

就是把你們迫到不得不入黑暗的肉慾的魔窟去！

你們的長者，

時時引着一二糊塗淫蕩的青年的例子，

來做不可自由戀愛的証據！

他們何不思，

當在沒有自由戀愛的時期，

這種淫蕩的現象，

也是常有的事；

那麼可以證明此種淫蕩的現象，

並不是自由戀愛新帶來的；

是從前惡習慣的遺毒的惡分子。

他們豈不知戀愛是人生不能不經過的事；

若不給青年以公然的高尚的戀愛，

他們必定墜落到卑劣的肉慾的淫窟去！



唉！爲長者竟忘卻他們也曾經過青春的時期！

我很奇怪他們爲什麼這樣的不同情！

唉！在這守舊的火山裏，

焉能發生戀愛的薔薇！

（載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九日「新國民雜誌」）

自由人

胡鑑民

(一)

自由人爲自由歌，舞，哭，佯狂；
自由人爲自由努力，奮鬥，犧牲；
自由人爲自由向上，創造，表現，成就；
自由人爲自由祈禱，紀念，希望，慰藉。

(二)

自由神在山頂，自由人登危履險的上去；
自由神在海洋，自由人逆風破浪的前去；

自由神在大地上，自由人不遠千里的跑去；
自由神在天空，自由人駕雲排霧的飛去。

(三)

自由人跳過家的，國的，種族的界限；
自由人踏平貧富的，強弱的，貴賤的階級；
自由人脫離環境的，因習的，偏見的束縛；
自由人打破衆怨府，踢翻恐怖城；

(四)

自由人跑入世界去，與自然親近；
自由人走入民間去，跳上人類的水平線；
自由人放理性之光，洞燭客觀的實現；
自由人灑熱血，大無畏。

(五)

「浪漫在無限的空間裏！

跑上不斷的創造之路！

燃起灼灼的心靈之火！

開出美和愛的生命之花！」

自由人不絕地深深地讚美着。

(載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新國民雜誌」)

一陣香氣

子淳

(一)

我曾去到海邊，

看那——

如鏡的碧波，

明淨的青天；

空中的明月，

照耀了空間海間。



(二)

一會兒，
有陣清香的氣，
吹到我鼻裏，
如臭如香，
似苦似甜，
辨不出它的真氣味來。

(三)

回頭一看，
乃是幾個青年的女學生，
穿了簇新的衣裳，
戴了漆黑雲鬢，
打扮得齊齊整整，
在前面一步一步的翩翩。



(四)

呵，平常滿口裏的頭髮改良，
原來是口裏空談，
紙上白講。

(五)

我希望，
親愛的姊妹們，
以後奮力革去舊習，
着實去改良。



(載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九日「新國民雜誌」)

我將謳歌誰呢？

石
樵

(一)

我要做一個謳歌者，

但是我將謳歌誰呢？

我將謳歌「神明」罷？

「神明」創造天地，

但是「神明」呵，

我沒有見過你！

我將謳歌「自然」罷？



但是「自然」呵，

你給我們光明，

卻又給我們幽閉！

你給我們偉麗，

卻又給我們毒穢！

我將謳歌「人生」罷？

但是「人生」呵，

殘忍而無理！

我將謳歌「死」罷？

但是「死」呵，

你又在哪裏？

我要做一個謳歌者，

但是我將謳歌誰呢？



(二)

我要做一個謳歌者，
但是我將謳歌誰呢？

哦，我要謳歌那認識我的！
我要謳歌，

那給我們光明，
不給我們幽閉：

給我們偉麗，
不給我們毒穢的。

我要謳歌，

那摧陷殘忍而無理的！

哦，讓我謳歌「勞動」罷！
讓我謳歌「愛」罷！



讓我謳歌「愛的勞動」

「勞動的愛」罷！

哦，「愛的勞動」呵！

「勞動的愛」呵！

你認識我！

你給我們光明。

不給我們幽閉！

你給我們偉麗，

不給我們毒穢！

你摧陷那「殘忍而無理」，

哦，「愛的勞動」呵，

哦，「勞動的愛」呵，

我謳歌你！

我謳歌你！



(載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新國民雜誌」)

海裏的波浪

海裏的波浪，
東翻西覆，
我心裏的情狀，
亦是東思西想。
算起來大海像我的心，
我的心亦好像大海。
海裏的波浪，
有的時很急，
有的時很平，
我心裏的情狀可亦一樣。



無
已

但是海裏的波浪是由風搖動的，
我心裏的情狀卻不懂所致來呢。

（載一九二五年七月九日「新國民雜誌」）



火車裏嚶嚶的聲

無已

(一)

火車駛得很快，
把乘客搖動得非常利害。
可憐一個小孩子，
不能忍受這種痛苦，
突然在車裏嚶嚶地哭起來了。

(二)

他嚶嚶的聲，
可像哀求快些停止，
那無情約火車，
卻依樣的駛去。



(三)

五分鐘過去了！

嚶嚶的聲音還是依然。

十分鐘過去了！

嚶嚶的聲音更加劇烈。

哎呀！嚶嚶的聲音猛擊我的胸膛了。

(四)

那小孩子嚶嚶的聲，

和他母親慰勸的安慰聲，

真使我傷心的。

小孩子呵，

汝太難爲汝最親愛的母親了，

她軀壳所受的痛苦，



比較汝還甚，

如今更受這精神上的窘迫，
教她怎能當得？

(五)

那小孩子真是不懂情理的，
知道我爲了他傷心，
他更使我傷心，
那嚶嚶的聲越發大了，
難堪！難堪！

(六)

火車駛得轟轟地，
把我喚醒過來了，
彷彿和我說着：



「聰明人呵！

汝爲甚自尋苦惱，

前程遙遠，

如果不奮進，

怎能容易達到呢？」

(七)

笛聲嗚嗚地响着，

火車停止，

那討厭的搖動沒有了，

那小孩子方禁住嚶嚶的聲，

我亦就安然如昔一樣了。



(載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四日「新國民雜誌」)

一九二五—一九三一年



獻
詩

這是一點星星的火種：
伊將燃了，伊將燃了；
伊將燃遍全世界；
使全世界開遍燦爛的火花！
這是一滴涓涓的泉源，
伊將流了，伊將流了；
伊將流遍全世界。
使全世界布滿清冽的泉川！



雲
山

「星星不熄 恐將燎原。」

衆魔在商量着，商量——

想把這星星的火種撲滅，

可是火已燃了，光已燃了！

「涓涓不息，終成江河。」

羣鬼也在會議着，會議——

想把涓涓的泉源阻塞。

可是水已流了，水已流了！

我友，我愛，

世界變成一塊冰冷的頑鐵。

我們，我們，



來！來！來！

來將這點火種，

去把世界溫熱，溫熱！

我友，我愛：

人們已化爲一些枯焦的殭石。

我們，我們，

來！來！來！

來將這點泉源，

去把人們甦活，甦活！

哦，我可憐的世界喲！

請忍着凍，請忍着寒：

燦爛的火花，

就要開遍了，就要開遍了！



哦，我可憐的人間喲！
請忍着乾，請忍着燥；
清冽的泉川，
就要佈滿了 就要佈滿了！

（載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沙漠田」第二期）

明星

——生命上的一個紀念

北斗明星初照，
閃閃爍爍皎皎；
他有無量光明，
他是無限美好！

未料天外一朵烏雲，
竟將他深深籠罩；
他總要把伊衝開，
伊總是緊緊地纏繞。



雲山

唔！你討厭可恨的烏雲，
你是什麼惡魔孽妖。

你爲什麼要把他深深籠罩？
你爲什麼要把他緊緊纏繞？

唔！你討厭可恨的烏雲，
你快跑，快跑，快跑！
你莫玷辱了他底光明，
你莫污染了他底美好！

哦，好了！好了！好了！
天風飄飄來了，
烏雲無影無踪地散了。



明星依然美好，
光明未損絲毫！

哦，我光明美好的明星喲！

我祝福你，我祝福你：

你從此把厄運脫了！

你今後永遠高照！

永遠地閃閃燦燦皎皎！

（載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四日「沙漠田」）



昨夜與今朝

雲
山

昨夜作了一場惡夢。

夢見——

地球將要毀滅，

人類互相吞食，

一個青面獠牙的人，

他要來吞食我，

把我嚇得醒了，

我張開眼睛一看，



窗外是黑漆漆的，

風聲，雨聲，

在天空中喧囂不已。

厨夫養的幾只雄鷄，

聲聲連續地高叫，

好像是與——

風雨爭啼，

我一面聽着——

風聲，雨聲，鷄叫聲，

一面懷着夢境；

心還是不住的抖栗，

再也睡不下去。



一會兒——

風也息了，

雨也止了；

黑漆漆的天空，

畢竟給幾隻雄鷄叫亮了。

我閉着眼睛再靜默一會，

起來看時，

今朝的晨曦，已染成了——

一片輝煌燦爛的天地！



（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沙漠田」）

車夫的哀歌

殘痕

悽憐啊，我們這班車夫；

我們的生活怎的這般痛苦？

人們怎的有車坐呀我怎着來拖？

老天爺啊這是怎的情由？我要問問你！

我本來是中國的一個耕種良民；

只知道勞苦耕田樂天知命。

可是幾年來——幾年來天災頻頻；

每年勤苦收穫所得呀還不夠還佃主

天災之外還有一種人災，

軍餉不絕呀，土豪劣紳虎一樣饞！

上不夠養爸媽下不足蓄妻兒；

啊！我不得不跑到南方謀活而把爸媽妻兒棄！

初到異地沒有一個親朋；

巍巍高樓低低「答屋」誰個是我家！

黑的白的高低的人種不同中國；

宿在「五脚砌」中任雨打呀任風吹！

南方的氣候又與中國不同；

初入其境全身熱如油湯！

每天疲疲痿痿地都打盹；

啊！如果睡了三十分鐘病魔就來臨！



悽憐啊我們的爲人！

自幼跟着爸媽也是窮貧。

八九歲時就要跟着爸媽田裏工作；

那裏有給我們讀書的錢和光陰！

因爲沒受教育所以不識「天」字有幾劃；

一字不識呀就不能和人家幫店頭。

又兼沒有熟人介紹而且「算盤」都不識；

啊！我一無所能一無所知不能不把車來拉！

初學拉車不會注意貴人的心聲；

貴人的「喂哼啞夏」不能知是什麼表情？

他們要坐車時臉色鼻子不知怎的表示；

等到知道之後呀已給捷足者先登！

天爺呀我的老天爺！

這裏的番話呀又是「哩哩啦啦哩哩啦啦」，

「哩哩啦啦」我不懂得他是要何方向，

啊！有時拉到半死——「占」無有還要償幾下耳光！

南方的日頭公公又太不作情，

每日自早到晚都是像烈火在背上蒸！

因為天氣烈熱呀晨晚又不能不「冲水」；

「冲水」的時候呀又要像打仇敵一樣——

削着肚皮，敲着背山，撞着心胸！

南方的雨伯也不作情，

有時我們正給太陽灼得身熱頭暈，

驀地裏又是大雨傾盆而下，

打得我滿身寒冷——熱冷相戰起了病疴！

客裏疾病沒有人扶持；

自己悽苦掙扎但愈掙扎愈慘悽！

臥在車夫巢裏空氣惡劣各物又不備；

天爺啊有時連一點清水也沒得喝呢！

南方的世界物質又十分文明，

各種汽車電車毛托車多得如蟻隊。

富人貴人亞爺老師每要坐快車，

有時我在街中跑了一日呀賺得的錢比吸塵埃還少！

人類的本性又是敬富尊貴惟獨欺貧，

見着我們車夫常要加恩！

「媽淡」大爺最使我們胆喪，

見着那「媽淡槌」哪真是魂魄飛升！

幸喜有時湊遇着幾個貴人；

大家都爭先恐後要賺它十占八占！

可是轉彎起落不把全副精神把住，

啊！電車毛托車一到一占未賺幾乎粉了全身！

這裏拉車又着註冊見「紅毛」；

天爺啊我自幼只知種田不常見大官！

我兩足一踏上「華民」那裏的高樓，

我真怕得肉顫心跳如去鬼門關！

南方的產物雖然盛隆，

但是各種東西都比唐山貴些！

我雖然只在街上吃「糙米糕配清水」不敢學人喝咖啡，

天爺啊天天車租天天要吃怎有錢寄回家去？

唐山又因生活困苦南來日日多；

這裏又因「樹膠」落價市面事業日益疎！

我雖然拉車拉得痛苦要把車來棄，

天爺啊我不拉車又將奈何？

我離別家鄉啊已有六七年；

每年積聚可寄回家去的尙是寥寥！

聞說唐山又是年年飢荒年年兵禍；

天爺啊我的父母妻兒呀將什麼飽腹皮！

啊！我每天街路上跑得很困疲；

我整夜在暗黑的地板上呀想得很慘悽！

我合眼常見瘦癯癯的爸媽妻兒門邊盼我；

他們盼我呀回去見面或寄錢給他們充飢！

呀！我有時夢見我妻兒給丘八們所擄；

我有時夢見我的爸媽妻兒一切都餓死！

我有時又夢見我中了「山票」發財回家；

天爺啊夢呀夢呀到底還是夢——還是夢！

唉！我不想起來還可暫過一時，

我一想起來我心中有如飛來萬矢！

我想我爸媽也是悽悽苦苦地過生涯；

我將來的結局呀將不知又糟到什麼田地。

天爺呵你生人實在太不公平，

人們件件完滿呀我們怎的件件悽愴！

難道我們前生作孽作惡今世應該如此？

老天爺呵是不是此情由——我要問你是不是此情由？

（載南洋時報「詩」副刊第六期）

戲院門口的蒼臉

張冲

從富人們的淫樂之中，

戲院裏頻送來聲浪；

這聲浪呵如一串針鋒，

刺在窮兒們的耳房，

留下了陣陣的傷創。

路燈映着他們的蒼顏，

恁般滲淡，消瘦，無光！

在純潔而天真的心田，

已播下了無數的苦種；

來日呀滿是淒苦的綿延！



他們是縫衣的兒子，

在人間，無歡悅與快樂，

被殘酷的幸運神遺棄！

將永度着可憐的生活，

「勿爲飢餓迫」，是唯一希冀。

他們夜夜跟縫衣的母親，

離開鴿籠似的家裏，

在這街途旁消磨時辰；

光着腿兒，赤着身子，

當疲倦了，躺在地上安身。

喧嘩奪目的車馬，明燈，

在週遭，閃爍，沸騰，馳騁；

他們只有空睜着眼睛，



悵望這些一直到夜深；
母親還掀動五指不稍停。

「蒼天啊，爲什麼你的恩露，
永遠沾不到窮人的身上？」

前天母親爲了縫衣者零落，
竟無錢去羅米買柴，
我餓了半天，無點水充腹。

「我痛恨那摩托車裏的人；
他們有了那麼多的錢，
爲什麼不分一點給我們？」

母親說那是命運使然，
然而我呀卻總不大相信。



「啊，母親爲何常自哭泣？

我半夜醒來，每見她流淚，

她希望我好好立志，

長大時給她稍稍的安慰；

別辜負她辛苦中的希冀，

「當母親一針一針密密縫，

她的臉顏是多麼慘淡！

我恨不得變成個孫悟空，

搶盡那淫樂者的銀元，

把母親的愁顏換上笑容。



「然而我什麼力量都沒有，

脆弱的靈魂滿留着創傷，

青天的和風，溪裏的清流，

吹不去我週圍的冷氣，

洗不掉我恥辱之感受！

「半夜裏，富者都做着甜夢

我們卻輾轉於臭氣之中，

蚊子與臭蟲在四面徜徉，

母親勉強合着沉重的眼，

我也只好向夢中尋和風。



「白天背着縫衣籃，行行，

隨母親行往各處縫補；

在冷眼，粗語與惡聲中，

你知道我是多麼難過！

然有誰垂念，有誰同情？

『聽呀，戲院裏又在奏動，

悠揚的絃歌琴語，

但怎知，怎知我的腹中，

正燃燒着飢餓的火燄？

只好把丟棄的肉骨嚼動。」



露已成涼，夜已幽深，

行人漸漸稀少寥落；

還有許多縫衣的婦女，

在街途旁，白熱的燈下，

撥動着五指，低頭無聲。

她們永遠在那路燈底下，

執着針線，密縫，細紉，

髻髻置身於無人的荒野，

靜待最後的安寧降臨，

消沒，消沒了生命的光彩！



（載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椰林」副刊）

火車馳過鐵橋

嘯
鷗

火車馳過鐵橋，

鐵橋下發出雷鳴吼聲。

這吼聲有如火山的憤怒，

這吼聲有如狂濤的不平。

搭客們只感到旅行的舒適，

何曾想到當日建路的工人？

他們用枯骨把鐵軌架起，

他們用屍體把海面填平。



這是東方偉大工程之一，

這是文明國度下的產品；

人們只知道向殖民者歌功頌德，

但是呀無數的工人在這裏犧牲！

死在鞭笞下的工人說是命該注定！

餓倒在路旁的何曾有人過問一聲？

這冷酷的社會根本就該搗毀！

這人類的缺陷根本就該肅清！



（載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椰林」）

憔悴了的橡樹

依夫

赤道之下是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是在赤道下。

當我們達到可以替人生產的時分，
每天早上，都受着刀傷，
除了下雨的晨光。



每次我們都毫無吝惜的輸出，
輸出我們辛苦培養的液汁，
供給貪食的人們。

人們老是欺凌着我們，
每月在我們身上割去一寸幾分，
割完一邊又一邊。

有的每次在我們身上割一刀。
有的每次割兩刀，

無論是怎樣，

我們是毫無停止地輸出我們的乳漿。



我們的創口起了黑點，

人們依舊舉刀再割，

當他仍認為未曾滿足的時分。

直至我們全身滿佈剝削的創痕，
皮上呈着凹凸的不平，
人們才肯罷手。

人們不是從此罷手甘心，
我們一治好了傷痕，
便又遭受昔日的苦刑。

苦刑我們也得忍受，
因為我們要求的是生命的保存。

我們永遠拖着不幸，
到了我們的液汁已枯，
就消失我們底生存。



我們也是有感覺神經，
不是一般的汗水運動，
也不是怎樣和動物不同。
我們永遠在受着欺凌，
我們永遠忍受着兇殘，
爲的是斟滿人們的酒盃。

無限量的輸出我們的液汁，
火熱的陽光又在我們的頭上燃燒，
我們無可避免的憔悴了。



（載一九二九年九月廿六日檳城新報「椰風」副刊）

別了！親愛的弟兄

依夫

鐵鎚在手中飛舞，

鋼的骨骼在作建築的支柱，

鍍鋁的鑄鐵在作天靈蓋，

磚瓦與灰土構成外層的皮膚。



大地創造許多男的女的孩童，

我們被夾在其中，

外邊運來許多新的機械，

準備着我們去作工！

機械裝置得非常巧妙，
隨處都埋着監工，
空中充塞着皮帶，
地下擺滿了車輪。

汽笛第一聲吼叫，
全盤的機器一齊轉動，
瘋狂的鐵的旋律，
把我們的靈魂打通。

無情的環帶捲去，
好好的一位兄弟。
我的基督替我們贖罪，
你看他的血這般殷紅。



我們是基督的信徒，
我有個棘心存在胸中。
有一日我也踏了基督的命運，
從此我成了殘聾。

機械的音樂如此雄宏，
我的心啊，始終躍動。
工廠是不養活人的，
我嗎，不得已流浪西東。

巍巍的煙囪，
吐出的煤煙繚繞在天空，
工廠永遠忘記了我，
這個小小的賤工。



現在我再回顧一次，
希望我不會認做是夢。
別了，我昔日勞動的工廠，
別了，我親愛的弟兄。

（載一九三二年七月廿四日「蛻變」副刊）



地球一角的憂愁

細
胡

太陽一樣在燃燒，
地輪一樣在前走；
然而老態婆娑的地球喲，
充滿憂悶在裏頭。

馬路上一樣的，

無數車輪在馳騁，

可是微弱，癱瘓了的氣力喲，
是災患既臨的象徵。



輝煌的商店，

依樣在張開他們的牙門，

然而靜靜地，靜靜地，

已無人影的紛紛，

大拍賣的垂旌在飛舞，

招盤招租的吉帖，

貼遍了店首街唇。

要是你走到海濱，

啊！很多輪舶在泊停，

停，巍然地停。

何處？機輪雷響的旋律，

何處？惡魔狂噴的濃烟。



要是你走到市郊，
幢幢的工廠，
夕陽的殘照，
悄悄，悄悄，
低落了火力的狂燒。

廠主和老板們的心中，
生長着黑影重重，
窮無所歸的罪人喲，
更受着飢寒的苦痛！

衣啊，食啊，住啊，
一切生活的驚恐！
見不到——
人們臉上的笑容。



廣場和僻巷，

滿是賣肉的姑娘；

白的，黃的，棕的，

一例淪爲私娼！

然而，夜氣深，夜影濃，

何來走馬的王孫！

不景氣無孔不入，

辜負了美人的苦衷！

黃金變成了黃土，

天堂化爲了地獄；

啊！茫茫的大海啊！

那裏是窮人的歸宿



僥倖而尚在世的人們，

痛苦也正在加深，

工時延長了，工作加重了。

薪金又減少了，

他們怎樣地生存？

蠕動在街頭的黃包車夫，

脚力遲鈍到最低限度；

流乾了他們的汗血，

啊！還不夠車主的徵租。

啊，日子還是平常的日子，

只是大多數人已不能活下去；

星洲還是當年的星洲，

只是地面上繪着憂悶的畫圖！



（載民國日報「公共園地」卅五期）

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



一八三
二
一
二
六
平

走廊裏的一群

文
郎

一個攬着腰睡倒在司敏土上，

散發着他給寒氣侵襲得若斷若續的氣息；

一個側臥在一條破長板上，

半闔着倦眼兒；

一個倚着柱子蹲着，

溜着眼望那銀鍊似的雨條，

還有一個身體魁梧的青年，

拼命地抽着拾來的烟蒂。

黑夜噬吞了海洋與大地，

風是兇猛地一陣陣直掃了過來；

狂濤在怒號，

雨條欺凌着弱者，

隨着風兒射到各人的身上去。

抖着抖着——那醒的，

半睡着的也醒了過來。

你驕傲着的路燈，索性也毀滅吧！



雖然寒風旋來了仁慈的晚禱的鐘聲，

聖誕之夜何必使他們知道？

人類的殘餘者，

早已遭了上帝的遺棄。

懷鄉，懷鄉，

故鄉已將拍賣掉；

流浪，流浪，

捧着鐵罐子求富者的施捨未免污辱了這極樂世界。

當黑暗尚未卸下睡衣的時候，

飢餓已在他們的肚子裏喊叫。

揉着倦眼，掀下蓬亂的頭髮；

又從走廊裏搖幌着出來，

南北西東，

過着他們同一的遭遇。

如果不會逢到主人驅逐時，

或許，他們今晚得以再在此地相聚。



（載一九三三年一月卅日光華日報「奧託」副刊）

誰不希望來一個變動

德露

慘淡的燈光照着悽慘的機聲轟轟，
悲慘的人兒站在機械旁。
縱然這深夜再靜寂到像個荒塚，
也難制止那悽慘而尖銳的聲响。

不分太陽升月兒上，

那悲慘的人時時忙；

機輪轉動，手足腫痛，

一刻又一刻，不知過去了幾多點鐘。



燈光慘淡夜朦朧，

強睜眼睛在做工。

朋友，這是什麼時候了啊，

高樓上的人兒夢方濃。

機聲轟轟，脚又酸，肚又空，

除掉了這無生命的燈光，

誰願世世辛苦在牢籠？

誰又不希望來一個變動？



（載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檳風」）

織女的咀咒

爲你們年青的

幸福的男女

織造花樣的衣裳，

讓你們的青春開花了，

讓你們的愛情繁榮了；

而我們青春的花朵，

卻在這織機的面前殘落了。

誰的青春沒有愛情的萌芽？

天賦我們以明慧的眼睛，

看守花紗的轉動，



大保

朦朧了。

我們的青春，

整個獻給了這不息的勞動。

爲的是，

點綴你們生命的慾望。

全世界，

穿花衣的幸福的情侶，

忘卻了，

忘卻了這裏還站着我們襁褓的織女。

姊妹們，

織吧，織吧。

爲這班幸福的人們，

織造喪衣吧！



讓他們青春死滅，
讓他們幸福死滅，
可讓我們有一刻的休息。
姊妹們，
織吧，織吧。
爲這班幸福的人們，
織造喪衣吧！
讓他們青春死滅，
讓他們幸福死滅；
爲我們自己襁褓的青春，
繡織花一樣的衣裳呵？



（載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檳城新報副刊「一九三五」）

交易線上

蒲之

街燈瞪着發問的眼，
夜，便宜了夜的交易的市場，
一幅黑白畫的活現，
跑上交易線的人們，
誰知道，夜的另一面是朝太陽明明亮？
吃人的微菌，交融在空氣裏，
梅毒，貧血，肺癆，流行病，傳染疫，
向每個人的身上腐蝕，靜靜地。

買賣的原野裏——

一方面假充着豪放，假裝着公子脾氣。



另一方面呢？眼淚，鼻涕……。

呵，生活的鐵蹄，

向自己嘆了一口氣，偷偷地。

失了光澤的枯瘦，

褪了色的肥胖，

把多量的香粉胭脂鋪在臉上，

暫時遮蓋了眼角深深的痕，

鼻子上難看的雀斑，

擺着以爲氣派的架子坐在門外，

一排，二排……。

一個獨眼的，

巧妙的把壞的那眼，

藏在燈光的陰面，不讓人家看見，

那麻臉很怕朝着光線。



另一個潤嘴的，

努力的裝着尼姑式的緘默。

買肉商人用了飢餓的眼睛，

投到許多賣肉者們各種各樣的臉，

拿出慣用的也許高明的看法，

像考古學家，發現了古董一樣。

那邊站了一批，

這邊站了一批，

嘻皮笑臉的，

還跟着看熱鬧的下意識的喧囂。

交易的經紀人——

老媽子同誰打起生意經，

怪勞叨。



商品般的零星拍賣成功了，
看看給色情者蹂躪後得到的酬報，
輕輕地發出阿Q式的怒號。

夜深深，也茫茫，

隔壁的花柳醫生回來了，
人道主義救苦救難的面孔，

給酒氣醺得緋紅發漲。

一個深度的花柳病者，

在不遠的蹣跚着慢步，

一步一顫，

一步一輕喊。

咖啡店的女招待，

在對面打了一個呵欠。



街上還留下些上了點兒年紀的婆娘，

像店櫥裏賣不出的背時貨物一樣，

出水的眼，

發油的臉，

無聊得望望天——

天，只有星星點點。

（載星洲日報「文藝週刊」第廿期）

除夕

今夜我會有這樣的夢：

故鄉的各地都有外國人，

我們都是他們的順民。

只有幾個是不顧大體的，

他們不願受宰割

寧願犧牲。

最後殺他們的，

不是「友邦」，

還是自己的兄弟們。



力生

今夜我會有這樣的夢：

故鄉的濶人，

都住在紐約、倫敦，

還有巴黎和東京，

他們可惜兩眼未綠，

神志不清，

算不定一切的現款，

存在那一國的銀行較為安穩。

今夜我會有這樣的夢：

在堂皇富麗的大廈裏，

有「友邦」人士的笑聲，

也有故鄉同胞的呻吟。



這時也許誰都覺悟了，

「反抗吧！受難的弟兄們」，

有人這樣地叫喊，

但竟沒有絲毫的回響。

（載一九三六年一月廿七日檳城新報「新園地」）

詩 二 首

雨季的悵鬱

在這雨季的南國，
我想起阿比西尼亞的雨季。
聽說阿比西尼亞的雨季，
是抗敵最好的時期呢。

你瞧瞧這天的電訊吧：
英勇的阿軍正趁着雨季，
向敵人作大規模的襲擊呢。

讓我們謳歌阿比西尼亞的雨季，
謳歌它，能使被壓迫者抗敵勝利。



寶 君

然而南國的雨季卻是令人悵鬱的哪！

你瞧風雨中的椰子樹吧，

它也是有頹廢的神態呢。

阿比西尼亞的雨季是令人神往的，
而南國的雨季，

長爲唱 KORONJONG 的季節？

西班牙水手

你瞧那位西班牙水手吧，
他在繫念叛亂中的故國呢。

西班牙的風是溫柔的，
他愛西班牙海上的晨風。



他曾在二月的晨風裏，
和許多兄弟們，在馬德里，
唱着洪亮而莊麗的歌，
高呼偉大戰鬥的勝利。

而今，故國正是「光明」與「黑暗」鬥爭的時候，
他還能在海外逍遙嗎？

他想，年青可愛的妻子，
此刻也許在海邊等候自己回去參加戰鬥吧？
——這麼想時，他的歸心如箭了。

（載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光華日報「熱流」創刊號）



一九三七—一九四二年





一六三十一
一六四二
年

你 說

你說——

呵，是吧，戀人！

忘記我，

忘記我曾親過你的嘴；

忘記我曾投身在你的懷裏，

椰林下的密語；

那黃昏的草原上，

我倆溫過的夢。

你說——

呵，走吧，戀人！



靜
海

忘記我，

忘記我我倆以往的一切，

別讓它有絲毫在你的記憶裏。

雖然，我愛你，

但在「幾千萬人的生命，

成問題的時候，

我們個人的生命，

又算得什麼？」

何況，這只是愛情呢！

你說——

呵，走吧，戀人！

莫遲疑！



把你那青春的軀體，
馳騁在爭自由的戰場上。
把你滿腔的熱血，
洒在祖國的胸腔，
讓它閃出正義的光明！

你說——

呵，走吧，戀人！
趁着你還年青，
還強壯。

爲了明天，
縱使你死了，
但黎明的蘆笛，
會把敵人的葬歌吹起！



（載一九三八年六月三日「獅聲」）

電

希望在心裏燃燒，
像野火，
疾走在萬里荒原，
一張熱臉，
迎着深夜的涼風，
我默默的，
坐在窗前。
兩道飢渴的眼光，
在夜的身上找尋，
像在無邊的沙漠上，
找尋一滴甘泉。



靜 海

驟然

光明

在黑暗裏

在暴風雨中閃一下眼。

伸出臂膀，

我呼喊。

脉管漲裂了嗎，

我要把它，

吻個瘋狂……

誰知它竟像，

一朵開了的曇花

一樣短暫，

曙光

依然在夜幕的後面。



但

我卻也好像看見，

戰士們，

被戰爭

燃燒的身體，

無辜的靈魂向殘暴

惡魔頑抗，

像它

一樣的果敢。

.....

你暴風雨的橋樑呵！

該是黎明，

送來的音訊吧！



（載一九三九年七月卅一日「世紀風」）

海

掀起游子的

心潮澎湃，

你他鄉的海嘯！

天海的漁燈！

爲何沒有

昔日的晶明？

在爲我憂傷

已逝了的美麗的夏夜，



靜
海

已熄了的戀人的
火一樣的眼睛？

啊，這該是徒然的！

游子的心地上，

是沒有悲哀的種子的！

千里外，

敵騎踏遍了田園，

誰家女兒，

還把脂粉留在面上？

兩年了！

兩年了！

在彈雨裏，

多少生命滅亡！



多少靈魂已奔向

腥紅的

永生的路上！

聽說

我底姑娘，

曾和

無數鋼鐵的臂膀，

築成保衛田莊的屏障……

在漫天的烽火裏

永閉了雙眼。



遙望海角，
捏起拳頭，
我胸中的怒火
燃上了眉梢。
你他鄉的海嘯！
在呼喊着我
去復仇！
去復仇！



（載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一日「獅聲」）

木棉花

靜海

天，憂鬱的陰顏

憂鬱的細雨

像輕輕的鵝毛飄蕩。

流浪人彷彿看見

別離多年

北方嚴冬的寒空。

而此刻，來了你的相片

從迢遙的家園，

於是包着血淚的夢，

悄悄又來到我的眼前。



妹妹呵！

你不怕使我

這害思鄉病的心

跳出口來嗎，……

從你炯炯的眼珠，

從你堅決的小唇，

從你緊鎖的眉頭，

從你嚴肅的戎裝，

我深深地洞悉

你的苦痛，憂悵

忿恨，欣慰，以及

你如火的戰鬥的情緒。

妹妹呵！



你寄來相片

像告訴我一段血淚的故事，

像給我一面照自己的鏡子，

我用眼淚，

滴開記憶——

於遠去的歲月裏，

有朝，像今天，

細雨朦朧了遠山，村莊，田園……

外祖母，母親，

新孀的嫂嫂，

飄着銀髮絲的祖母，

還有你和我，

（除了瘋了十餘年的父親，在伴着蠶食他殘生的陰暗的斗室）
我們沒有陽光的一家呵，



踉蹌在泥濘赤色路上，
你們是懷着一個

如天一樣渺茫的希望，
送我離開熟悉的鄉土，

離開唯一的親人，

像隻離羣的小鳥，

飛向海角天涯。

以後，伴着我的

該是無情的風塵，

驚心的歷亂……

而你是那麼的

靜靜地靜靜地靠着我走，

像在數算路上石沙之粒，

像在測量路的長短。



當一輛龐大的客車馳過，

濺起泥水，

像從畫家手裏的筆

點花了母親黑色的圍裙

點花了你菜色的黃顏

點花了你纏着辮子的紅色絨線

於是你面上

罩上一層

更濃的憂悵的陰翳了。

啊，爲了窮困

讓污濁的泥水爲我送行。

我年青的心呵

有如黃河流不盡的辛酸。

你不等待我進城，



『哥！我得回去了……』

像白豆

眼淚不斷地跳落自你的眼角。

我默默地

呆望你向來路

向樂山寺依然踉蹌而去。

而樂山寺

樂山寺

終於灰暗了你的靈魂

終於吸盡了你的血汗嗎？

於是遠去的孩提時代

斷腸的慘景

彷彿在我眼前再現——

是一個風雨瘋狂的夜



父親也像風雨一樣瘋狂

以自己的手

毀壞自己的寢室

毀壞母親血汗換來的家具

又將毀壞

家裏唯一的房子的柴扉。

房子裏縮成一團——我，祖母，

母親，還有小生命的你。

在微弱的燈光下，

我們的生命像燈光一樣微弱；

我們的心像柴扉一樣的

在顫抖，在崩碎。

終於，幾條爛「尿布」包了你

母親擁你在懷裏



像隻遭遇老鷹的小鳥

悄悄地溜出後門。

冒風雨

投向外祖母家去。

從此、你離了自己的家

離了年邁的慈愛的祖母

離了無知的我……

而不久，母親爲了一家人

重重的生活的鞭策

含着淚

像割掉自己的肌肉

擯棄了自己的家

拋下我

拋下出生不滿四個月的你



於繁榮的泉州城裏

給人家當褓姆去。

把你應吸受的乳漿

喂給旁人的孩子。……

而你，卻是那麼的瘦弱

像經不起一陣風吹。

撫養你全是外祖母

如柴似的雙手。

如柴似的雙手呵

賜予你

有如耶穌給世人的愛

有如無邊無際的海洋的忿恨

有如流不盡的山泉的悲哀。

不知是那年那月



那暗無天日的一天

於外祖母的手下

你被送給樂山寺

像送一件小東西

一樣的輕微

一樣的沒有一絲介意。

從此，你幼小的靈魂

像跌落地獄千層……

每當迎朝旭

我與師友們

在寶覺山下朝操的時辰

便望見

你瘦小的身體

伴若兩隻如你體高的水桶



於園圃與池塘之間

走動，走動。

而我幼小的心呵

隨着那兩隻大水桶的搖動

在痛，在痛。

從那時起

我恨透樂山寺

我咒罵樂山寺

那吃人的魔鬼

.....

你又向樂山寺踉蹌而去

於是我的心地

像六月天無人掃除的街衢

期待着一次，

淚水痛快地清洗。



恨鎖緊了我的唇皮

但拘不住

我眼簾裏晶瑩的淚珠。

妹妹

也許你不會知道吧

我是怎樣的

走一步

增一分的恨

增一分的愛

別離了熟悉的鄉土

別離了破落的家園

別離了唯一的親人

別離了於黑暗中掙扎的師友

以及



別離了被迫害的

被殘踏的未長成的生命的你……

在時間的疾流裏

我流浪天涯

經繁多的時日了

而你嫩弱的影子

永伴着我。

在清晨

在黃昏

在夢裏

給我以無恨的憐愛，抑悵……

而兩年前

我終於懷着如挽救

陷於沼澤裏者的心情



給外祖母，母親

寫了叛逆她們的信。

以自己對現實的咒語

以自己對你熱愛的真情

寄一個如初昇朝陽的希望

——結束你

如遭無期徒刑的生活。

誰知

樂山寺的主持者

那老鬼呵

還要狼毒地抱住你

盡情地吸你的血

盡情地咬你生命的根蒂。

我恨不得插上翅膀



做一隻英勇的巨鵬

飛向北方，

灰暗的鄉土，

去啄食那蹂躪你的黑色的肝胆。

但，勇者的脚步

可踏向天外去啊。

我的希望終有一天開花——

在友人們鬥爭的巨拳

揮向壓力之下

你離開了樂山寺

你粉碎了鎖和枷，

你逃脫了魔鬼的銳牙

你一個被遺棄七年的孩子

重回到自己的家……



不久

我曾先後接到你幾封短札

從你歪斜而抖曲的字跡

像看見你的生命

在黑暗中極力地掙扎，掙扎。

這，帶來了眼淚，

也帶來了

如海洋的希冀

你說——

一開始讀書就是第六冊

年齡迫你勉力呵、不分日夜

而你又把自己的脚步

期待我心之明燈爲你引導。

甚至剪掉辮子



也來函請我主意

你不知：提起你的辮子

我的心便受回憶痛楚地咀嚼。

妹妹呵！妹妹……

記否？

一年前，過着另一人生的父親

去世長眠後

你的來信反覆地寫着：

——「哥喲！我們是沒有爸爸的孩子……」

從這簡單而樸實的句子

你呼喊出我們境遇的悲慘

也呼喊出我們堅然的志向。

而我能頹然地哀哭嗎？

呵！那該是羞恥的。



每當清晨，

我在如牛奶似的空氣裏，

向朝陽詢問，

它是否曾在我灰暗的鄉土迴巡
是否撫摩過你被踐踏的靈魂？

黃昏，我默默地祈求：

夕陽的金色之手

爲我送個祝你健康的音訊。

而於血淚的日子裏

來了你血淚的啓示

自遼遠的烽火彼岸。

你說鬼子的飛機天天來投彈

一條生命比不上一隻螞蟻

但無數熾烈的心



用一條敵愾的索貫穿，
你將爲自衛團少年隊的一員。

這使我印着無數傷痕的心

像插上了興奮之羽

向蒼穹舒意地飛

舒意地飛向久別的故里

親你含着無限潛力

無限堅決的小嘴。

今天

我的眼光

照澈你的相片

擁抱你靈魂的新裝。

我的心在歡跳

脈搏也在歡跳。



妹妹呵

你爛爛的眼珠

你堅決的小唇

你緊鎖的眉頭

你莊嚴的戎裝

不怕使我的心

跳出口來嗎……

你被摧殘凋萎

而又蓬勃的生命呵。

把昔日的痛苦，忿恨

眼前的欣歡，興奮

以及對你

無限的熱愛，希望……

都寄托這不利的筆。



我顫抖的手

在你的相片上

顫抖地寫上——

「願你開得更美麗，

更燦爛吧，

木棉花！

在血淚的今天。」

（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六日「世紀風」）



星
星

沒有太陽，
沒有月亮，
黑暗中只有星星。

黑暗中只有星星，
它們——

你隱我現，
他現你隱，

一閃一閃地，

把這個世界照耀。



蘊
郎

把這個世界照耀，

它們——

雖不能把黑夜照成光天，

但閃閃的微光卻做了

行人的路燈。

行人的路燈，

它們——

照清了陷阱和深淵，

照清了擋路的葛藤。

一步，二步，三步……

請邁步呵！你這趕路的旅人，

太陽就在東方的天邊。



（載一九三七年五月廿九日「獅聲」）

亡 鄉 人

三把刀子在頭上開起花，
是大人也不過是這副本領！
可是人們見慣了，
誰也不會喝聲「好」；
多聲的「頭家老爺」，
只換來一個「幹你老母」。



弟弟在媽的背上睡熟了，
幾個月孩子怎能夠在
熱帶的太陽下睜開眼睛！

蘊
郎

媽，雙手顫顫，

一紙訴苦書捧着下滴的眼淚，

跑過了

千張茶桌，萬家門口。

但是呵，有幾人

會從這老臉上看出

亡鄉人兒的悲痛！

（載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獅聲」）



大肥頭家

蘊
郎

大肥頭家坐在案旁，
手裏的算盤正打個的答響，
忽然一陣電話鈴聲，
丁零零，丁零零……
拿起聽筒，



原來是店裏打來，說是：
「頭家，推銷公債的人來啦，
叫我們買一萬八千……。」
頭家聽了又慌又急，
連忙嚷：

「笨人，說頭家過埠去了，店裏生意虧大本，

不用說一萬八千沒錢買，

就十塊八塊都艱難……。」

說罷把手裏聽筒一摔：

「幹你老媽，

我的身家又不在唐山，

國破家亡關我的鳥？」

大肥頭家坐在案旁，

手裏的算盤正打個的答響。

忽然一陣電話鈴聲

丁零零，丁零零……

拿起聽筒，



原來是海濱吃風的厝裏

新娶的第五姨太太的聲音：

「夭壽，叫你今天送一千塊錢來，

做什麼還不？做什麼還不？

是不是人死入了棺材？」

頭家聽了笑迷迷，不氣不惱，

還向聽筒裏說：

「女人家真是……真是，

莫吵啦，

我就送去，我就送去！」

一把抓住外衣身上披，

鐵甲萬裏紙幣向袋塞。

回嚼起昨夜的滋味，

出門時差點撞傷了頭皮。



（載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晨星」）

X先生

蘊郎

「戀愛不忘救國，
救國不忘戀愛。」

X先生對着案頭貼的「座右銘」，
禁不住連連嘆氣陣陣搖頭，
眼淚在腳下滴成一個大窟窿。

兩年來爲了貫徹主張
他什麼團體都填過志願表——
只要那裏面有女同志。

「女同志是沙漠中的水草，
沒有她們還有命好革，國好救？」



新術語他早就裝個滿咀，

書獃子才還去學習理論；

讀新哲學比不上唱「夜半歌聲」，

「文藝陣地」也沒有教人寫情信，

要實用還是翻「情書一束」。

好容易才弄到×團體的婦女股祕書，

覺得這真比中馬票還歡喜，

從此眼前趕不走幾個俏麗的影子，

半夜三更也起床來開燈鋪信紙。

「妹妹呀！」成了他每夜夢中的夢囈。

誰料戀愛才開頭便嘗失戀苦味，

百封情書只換個石沈海底。

×團體還開會給他一次批評，

說什麼「工作爲首，戀愛在次……」

婦女股祕書便也就落入別人手裏。

沒有了戀愛還救什麼國？

×先生被人一下子推入萬丈深淵。

他恨透人類也恨透世界：

國家亡了他最多只是一個亡國奴，

現在他卻喪失了他的生命——戀愛。

（載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三日「獅聲」）

怒吼！五指山

蘊
郎

海南島，

你，太平洋的一顆珍珠。

多奇妙啊！

「五峯如指翠相連」，

五指山

雄踞着

這珍珠的心臟。

讓蒼鬱的樹木爲牠

撑起青色天傘，



五雙慧眼，永遠

傲慢地

掠穿碧綠的海水：

西沙羣島

迎着南海雄赳赳地排列陣形，

東沙羣島

也擺起拼個你死我活的姿勢，

絲絲烏烟

一艘巨舶才運走東方的文明，

（不是誇口

只要牠噓一口冷氣，

這些喝血的鬼物準會翻身沉滅。）

圍攔遠天

菲律賓羣島像一隊衛兵，



海風陣陣

夜半也會送來戰鬥的號音。

左邊一顧

夜的香港如一座皇冠，

閃爍着老英帝國往日的榮耀，

也閃爍着老英帝國今日的沒落。

右旁一盼

安南方從黎明中翻身，

一灣漁村盪出隻隻漁船，

隻隻漁船掩映着一灣漁村。

轉回頭去，

亞洲大陸上

崑崙系的兄弟正駕着雲霧



峯頭隻隻

呼嘯着

綿亘着

從東向西

把喜馬拉雅的雪峯

高高托起

再讓牠落在歐亞的邊地。

山脚下

五指山

不必俯瞰一周便已熟悉：

北邊

海口港

這珍珠的唯一口腔，

一月月，一年年，



吐出了全島的物產：

檳榔，椰子，樹膠，波羅……。

有這些

古國的資源才會開一異彩。

牠也吞進

一些工業世界的餘渣，

讓機械的力量

在二百萬居民的面前展覽着

神奇！每年海外的

十萬僑滙

添加了多少人家的歡喜。

在東南

榆林港抱着一簇小島

滿懷靜浪，



南風中

叱咤誇說往日的榮耀：

「不可一世的帝俄艦隊

也要在我的懷中尋求保護」，

還會豎起姆指：

「異日中原復興，

我是南中國的唯一軍港。」

呵！五指山

牠熟悉着

（比牠脚下的居民還要熟悉！）

熟悉着

這珍珠上的每一角土地

土地上的

人民怎樣過着日子

樹木怎樣度盡冬天；



土地上的

溪水怎樣蜿蜒繞流走，

田野怎樣耕耘收穫。

土地上的切呵

牠都熟悉。

牠更熟悉着

（不！是記得，永遠記得！）

她有個光榮的身世：

幾年前的一天

人民的戰士投入了牠的懷抱，

在古樹蔭下

漢族和山裏的苗黎拜了把

飲杯誓酒

從此大家是患難相扶，



把個光明永遠安在前面。

忍盡了飢寒和殺戮。

如今，這光明卻顯出了顏面。

抗戰的炮聲激動了全民族的怒吼，

人民的戰士也正加入了英勇的行列，

五指山

這雄踞着珍珠島心臟的山峯呵，

睜着慧眼早已等待着了，

無恥的敵人

你能

抹得掉你登上這珍珠島的足跡？

你的醜陋的影子

將永遠被追蹤着

搜尋着。



用聲長吼

五指山脚下的一百萬戰士

即將舉起他們的

磨利了多年的刀槍，

把百年仇恨當做一顆炸彈

一聲春雷

一座火山，

連同着你的骨頭

罪惡

幻夢

轟！

炸！

噴！

一起拋進太平洋的浪裏。



青天白日，才是
五指山頭萬古的標誌，
萬古的標誌！

（載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獅聲」）



國
恩

世紀的呼喊

劉思

世界的法西斯新蒂啊，

你忍心拿了枝罪惡的禿筆，

向我臉上塗上恥辱的顏色？

你想將真理的明燈吹息，

把日月星辰，一切光之體點黑？



你誣驚雷是我的步響，

你說暴雨是我的呼吸，

老人聽了慌張，

孩子見了戰慄。

世界的法西斯蒂啊，

你想把宇宙擲入恐怖之網中，

請撒旦出來統治一切，

露個猙獰的笑臉，

要看衆生之倫在你眼前死滅。

世界的法西斯蒂啊，

你是狡滑第一，

你是魯莽第一，

你是聰明第一，

你是愚昧第一，

往古來今，

問誰可匹？……………



世界的法西斯蒂啊，
你鼓動戰爭，
你忘記反擊，
你不怕自身碎裂。
世界的法西斯蒂啊，
請你試爲我一瞧吧：
羅馬城頭的春草，
可有當年一樣碧？



（載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一日「獅聲」）

留 別

劉 思

我決定走了
你們無須代惜往日的歌聲

雖說這缺陷的世界
我曾鑄盡所有的熱情

但這小小的銀笛
怎能把一切血花淚影吹作天上星

你們會更敬愛我的
當祖國在我屍體上自由的飛行

（載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獅聲」）



黃包車夫

劉思

路……

十里百里千里萬里
走到頭白了，
也跳不過這圈子。

世界是一方死池，

日子像瀾泥。

他——自覺地

一條給遺忘了的涸魚。



「今夜馬來月，

在你面前更美麗」！

爭着車上少年的奢侈的笑聲

汗兒落大雨。

「快點！」

高貴的紳士怒眼橫視。

「先生，路兒壞！」

「什麼，那不是你自己踏出來的？」



（載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獅聲」）

代募寒衣

劉思

當雪花片片

飄下記憶的時候

旅人啊

有寒冷搖落你的衣襟嗎

試想今夜

那鍍銀的秋海棠葉

應有多少顫抖而又零落的

我們兄弟的影子與足跡



這是

一個偉大的世紀降臨的啓示

而正義的鬥士

正以無比的勇敢在大雪中去迎接那日子

借一天雲

裁無數的棉衣

在不易被發覺的地方

綉上最溫柔的相思字

寄去

在遠方

此時

等着的正是暖意呢



（載一九四〇年廿四日「晨星」）

海
愁

橋邊的舟子呀

你以水爲家

任隨風

吹到哪一個天下

傍着日月

傍着雲霞

漠然地

看潮起，看潮下



劉
思

你的頭髮

給海風吹白了

臉上也沾滿塵沙

難道昨夜大海

在誰的夢裏化了

一片沙漠嗎

海是寂寞的

永沒些兒變化

昨日，今日

一個浪花，又一個浪花

記起魯濱遜的故事

你也失笑吧



夜殘了，風緊了
抽完一支烟，你說要走了
前面是甚麼港口
你知道風的方向嗎？

（載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日「晨星」）

香煙女

劉思

香烟女
是憂鬱的

——夜深時
我打從那兒

「大姐，紅貓一枝」
她笑了，憂鬱的

叮——叮

約模我行開十步遠了
她拾起銅子



一枝燈

一張木凳

一把椅子

這是她的傢俬

也是她的伴侶

睫毛下

掛着她的身世

你看那蒼白的

危懼的瞳仁呵

不是她家的窗子

青春的自身

就是美

唯一的裝飾



在她臉上

祇有兩排編貝似的齒

招呼的時候

她把這寶貝當作

香烟的贈品送去了

——一切都是商品

況是貧女的青春呢

香烟女

是憂鬱的



(載一九四一年「獅聲」副刊)

在聯歡會的長桌上

子
遺

六月六日

餓陽爬過了北國的天空，
榴槤花殘瓣兒飄浮了熱帶的原野。

「痛飲一杯罷！」

在聯歡會的長桌上，咱聽見！

「一年忙碌到頭，

這一杯敬祝諸君的健康！

但也要明瞭自身的任務，

不要把『改造華僑教育』的使命忘記！」



「痛飲一杯罷！」

酒，

只半杯威士忌，霍地裏勾起了一段模糊了的回憶。

五年前，剛捏起粉筆，

咱也曾想：

「國弱民貧，都只爲教育不普遍」！

不分晝夜，咱曾把「兒童心理學」來翻，

得空，咱也曾把「設計教育學」細看。

體罰哪？野蠻的！

嶄新的教育家，就應當

注意兒童個性的發展。

於是乎歡笑代替了傳統的「師長的莊嚴」，

把「注入式」改做「啓發」的。

鐺鐺，鐺鐺，

宏亮的鐘聲响，

咱便向講台上跑：

「大狗咬小雞，小雞叫；

小狗咬皮球，皮球跳」。

反覆朗誦千萬遍，

喉嚨吵啞了！

「懂麼？」我問。

「懂的」，台下齊聲答應。

「那麼，讀一次罷」。

「……」大家張開着口

沒聲响。

鐺鐺，鐺鐺！

華貴的青春，



跟鐘聲在長空消逝。

直挺挺的一條腰骨，

也給三寸粉筆壓成像蝦樣。

惆惆，惆惆……

電桿線上的燕子還不曾掀一下翅膀。

火車，輪船，

咱已經搬家五次。

如今哪，

冬天的雨季開始，

天野上飛過幾片漂浮無定的黑雲塊，

咱也須在報紙的廣告上找位置。

「茲聘請教員×位

須以大學或高中畢業



並能擔任各科爲合格

月薪四十元，膳食自給

……」

「待遇不錯呀！

朋友，你可以介紹麼？」

「對不起，我沒交際，

書店是文化機關，你去走走看看」。

求三姑，拜四嫂，逢人便說：

「文史地，圖工操，我都會教」。

口水說乾了。

「你去麼」？書店老板說：

「關約寄來了」：



「茲聘××先生擔任普通各科
月薪××元……………」

並附加來去川資

但有色彩行動及桃色嫌疑

及不端行爲而去職者津貼取消」。

看看聘書上的句子，咱沉默了半晌：

「咱是青年，咱有活力，

誰該限制了自由」？

「從來不演折腰戲」！

譚譚胸膛：「不去，不去」。

「朋友，別孩子脾氣！

有飲喫

比『隆幫』總好罷」！



有人拍着我的肩膀。

摸摸腰包

想起一個飢餓的日子

咱曾連床布都「當」完！

「沒法」，

忍住閒氣，又封上行李。

「新教員到了哪」！董事長向咱握手：

「貴庚多少」？

咱摸摸下巴：「二十六」！

「好青年」！拋來一注惶惑的眼光，跑掉了。

於是他們說：

「少年血氣方剛



辦教育，必須老成才能持重！

從此翰林出身的秀才便擔「教務」，

四壁貼起聖賢遺訓的語錄句子：

「鞠躬，恂恂如也

……」

「董教合作了」！

每當午夜，辦公室裏有人聲响：

「道德淪夷，國族危殆，

全斷送在新人物手裏」，董事說。

「所以要復興國家，

便須從提倡國粹入手」。秀才也鬆着鬍子。

爲着新生活的戒條森嚴，

同班的男女生開始分離了桌椅，



因此，女同事也得另找房子；
咱呢，「青年未娶」，
當然被人家「嚴加防範」。

「董事先生的生日，你送過禮麼」？
庶務先生向我咬着耳朵：

「董教合作，就是此間的規矩」！

「我是教員，幹麼要這麼卑鄙？
不管，不管」！



「不要清高哪，朋友！
道爾頓制不如給總理二支白蘭地，
設計教學法不如送財政三隻火腿」！

「我是教員，幹麼要這麼卑鄙呢？」

「不管，不管！」

然而飯碗卻敲破了。

「痛飲一杯罷！」

六月六日

好個聯歡的日子

悵望窗前的白雲，

咱想起故國的弟弟：

「穀賤傷農，你底學費有着落了麼」？

何必憂愁呢？

一，二，三，四，五……………

今天才六月六日！

關約的期限，還要等到六月底！

（載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南洋商報「教師聯歡」特刊）



當年在婆羅洲

子遺

我愛聽橡樹中勝子（註一）的晨歌
我愛聽加那逸山頭猿猴的夜哭
我看見白肚皮的燕子在椰樹梢頭飛舞
我看見青蒼的烟霧在黃土坡上飄過
我跟踪南中國僑民踏遍了福州巴裏的木板路（註二）
我也喫過了泗里街的甜波羅蜜。

「九個月了哪」——居停主人向咱揮揮手：

「沒有家的流浪人，你可以滾吧。」
在侮蔑的眼色裏，

咱又穿起長征的鞋子。

拉讓江岸的草坪上開遍了鮮艷的野花，

黃濁的江面沸騰了銀白的水沫

是水國裏生長的兒女游泳的瘋狂呢。

咱停住了

沙灘上跑來了一個坦胸的少女。

明眸皓齒

還帶了柔媚的微笑。

她抹了抹停留在散髮上的水點

向我點點頭，開口了：

「先生，

聽說你是個趕路的漢子，

爲什麼聽見歌聲你就站住不動？」

「別奇怪哪！島國的兒女，



去年來時，這兒也有一片歌唱，

抑揚頓挫，原是碩莪粉廠女工晚歌的淒涼

『我們也是人呢，怎麼沒有人的待遇！』

沉鬱，哀怨，唱盡了人間的悲調。

如今哪！咱去了，咱要在這兒找回一絲悲哀的印記。

「島國的兒女！咱不是色慾的瘋狂

咱不是肉體的崇拜，

體力的出賣，這是多麼的神聖！

我愛她底肩膀潤如城牆

我愛她底脚骨硬如鋼鐵

我愛她底質樸和勤勞

我愛她底天真的誠懇

我還愛聽她底歌唱

我還愛聽她底歌唱

.....」。

沒有回答。

一個微笑，

她又回頭向拉讓江面泅去了。

明天，咱辭別寓旅，

黃濁的江面沸騰了銀白的水沫，

她又從沙灘上來，

不會向我招呼，

只是站在我背後向誰細語：

「痴情的浪人

『沉鬱，哀怨』，異國的歌聲有什麼值得沉醉

你出了棉那丹，泗里街，拉讓江



南中國海的怒潮，不是更雄壯麼？

痴情的浪人，

痴情的浪人

有意義的事多着呢

爲什麼你要拿『色情』把自己麻醉。

（註一）婆羅洲的土人。

（註二）這裏山巴裏的一種道路，用木板連接而成，闊僅五六吋，行走困難。

（載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晨星」副刊）

路

獻給民友

子遺

這兒 展着一條狹隘的蹊徑，
沒有路碑，
也看不見何處是終點。
在烟霧的迷惑中，
你已走了一大半。



從前只看見你拖着沉重的脚步，
「累呀！累呀！」你這樣喊。
如今！生活的壓力在你底肩頭加重，
你卻挺直腰骨，越跑越勇敢。

淌了一身辛勤汗，只排去頹廢的渣滓；
脫去幾層腳皮，奮鬥的細菌會在你底血液裏生長。

我不會忘記十年前，

窮困的鏈子把我們鎖在一起。

會館，人家的貨倉，堆棧都住過。

有三占銅鑼，惹蘭巴刹前的老媽子也會向咱們招手：

「要吃飯嗎？蕃薯湯水比白米飯好」。

你曾經嘗過拳毆和腳蹴，

你曾經受夠了侮蔑與中傷：

「算什麼青年呢，這些都是貪喫懶做的亂黨」！

熱諷冷嘲，

它只能燃燒起你不平的怒火：

它從不曾減卻你反抗的勇敢。

跑，跑，跑。

十年過去了，

生活的鴻溝又把我們隔斷。

昨天在陌路上相逢，

你仍舊向我掃射着堅定和自信的眼光。

雖然勤勞的皺紋在你底前額加深了風霜的印記，

鎮定，爲生存而抗鬥的熱力並不會減。

你還告訴我：

「朋友，懶惰的糊塗蟲，可以拿生命當做遊戲；

然而在動亂的年頭，這些人會被時代的車輪輾得粉碎！

生活原是一條無盡頭的路，

信仰倒是跑路動力。

生存高於一切，

逃避者只有在靜僻的地方自己滅亡。

個人的功名利祿都無用，

集體的力量可以把魔鬼趕走。

什麼是「愛情」呢？

她只是暖室裏一枝嬌嫩的花朵，

芬芳的氣味足夠三分鐘的麻醉

在狂風暴雨的摧殘下，

她會很快的凋落。

朋友！憂鬱感傷都沒用，

你還應當向前跑呢。」

雖然是短短的兩三句話，

你底嚴肅的表情，

卻已夠充實了徬徨者空虛的心坎。



沒有路碑，

也看不見何處是終點。

在烟霧的迷惑中，

你仍舊向前跑。

「朋友，等着罷，

你應當把落後的也拉上前去！」

如今，我開始在黃泥路上尋找着你已經踐踏過的腳印呢。

（載一九三七年七月廿一日「晨星」）

無題草

陳南

在人參果樹的槎枝下，
我躡着脚步，默數着
零落在塵土上的果子
一粒，兩粒，三粒，
在赤道的旅途上，
不知已數了幾多次。



榴槤又凋謝了，

雨季不會沖淡行路人的記憶：

「前面的荒坵，原是栽樹人的墳墓呀！」

「掃地的人呀！走開，走開！走開！」

聽人參果在污泥中爛掉吧！

讓新生的果實，結得更美更肥些！」

（載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三日「獅聲」）



母

別人的母親，都把

乳頭填塞了孩子的嘴巴，

爲什麼她把剛落在地的嬰孩，

禮物似地，送給了人家？

人都罵她是吞食雛兒的烏鯉（註）

我獨稱贊她是舐犢的母牛！

她是匠人的妻子！何必要她，

學什麼，生兒養女，孝敬爹媽？



東方丙丁

她的血液正奔流着澎湃的巨浪，

應當讓牠在巉岩上激起浪花！

爲什麼偏叫她爲着

哺育兒女而冷若冰霜？

她既然不願意把乳頭

填塞自己的孩子的嘴巴，

那麼，就讓她把乳汁去

餵養時代的嬰孩吧！

（註）食吞兒子的魚



（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獅聲」）

鴿子

在屋簷底下長大，
在屋簷底下死去。

一張犀利的嘴，從不會
替自己去尋找穀粒，

也不肯爲兒女銜來蝗蟲，青菜；

自己不願意唱一支激越的歌曲，

也不願意讓兒女伸長頸子；

自己不願意高飛遠揚，

也不願讓兒女們的翅膀



東方丙丁

去迎接狂風暴雨；
自己不願意銜泥取草，
也不願意兒女們用腳爪
去挖掘腳下的泥土。

咕咕咕咕，「和平」的歌頌者呀！

「和平」的歌頌者，「和平」的歌頌者！

當自己兒女被拔掉羽毛
送上庖厨的時候，牠依然
站在從兒女身上流出的
殷紅的血泊中歌唱。



「和平」的歌頌者呀！
「和平」的歌頌者呀！

（載一九四一年九月廿日「獅聲」）

鳥籠和鳥

東方丙丁

在一股清徹的溪流邊旁，

聳立着一所稻草結成的茅房子。

屋前有一年兩熟的良田萬頃，

屋後是桃梅李杏跟松柏籠罩了山崗。

主人是世澤綿長的書香子弟，因此，

空下來便不免飲酒賦詩，低迴吟誦。

有一天，他抬頭看看屋樑下的黃鸝，

在籠中振翅饒舌，好像瘋狂。

主人閉目沉思，主意浮上胸膛：



討厭的傢伙，白天雖是你歌唱的時候，

莫非也以爲美好的陽春三月，

爲什麼深夜也那麼吱吱喳喳？

山間陌上的桃李都已開放？

也想到野外去見見陽光；也想到

綠蔭深處演一回雙宿雙棲的鳳求凰？

主人說着，把鳥籠挈到屋外去了。

他把籠子在樹枝上掛了下來，

黃鸝從半開着的小門口溜走了，

在蔚藍的天野裏翱翔。

在青蒼的烟霧中拍着翅膀，

然後在松枝上棲住了，看看

腳底下的桃紅柳綠，菜碧花黃。



牠更探頭向遠處眺望，一邊是幸福的人羣笙歌徹夜；一邊是無靠者，成羣結隊在道路上漂蕩。

於是牠憂鬱起來了，伸長嚙喉歌唱：

第一，歌頌着田野上耕作的人羣；

第二，歌頌着普照着大地的陽光；

然後，牠嘆息着那無靠的流亡，

牠咒罵那墮斷人羣幸福的魔王。

當婉轉和諧的旋律變成辛辣的詛咒聲調，

主人的長袍馬褂立刻在鳥籠下幌動了，

雙手捧着籠子向着樹枝上呼喚：

「歸來罷，歸來罷！」

紅日快沉西了，別再放恣地高歌！」

黃鸝瞧見那禁錮人身的籠子，

牠的眼底燃燒着憤怒的火燄，

但是牠乾脆的回答：

「不能歸去，不能歸去！」

四千年前，我底祖先出身河洛

時常遭遇着鷹隼的攫搏，

身上沒有禦侮的刀槍弓箭，

只給我們一張嘴，要我們

呼籲族類把仇敵抗，只因爲

弟兄們糊塗把祖調忘，因此

各個擊破身落樊籠受折磨。

既然是國破家亡的囚徒，

有甚麼面目在人前阿諛唱頌歌？

今天欣幸把自由恢復，

誰甘願再回到籠中受擺佈？」



主人說：

「我的小鳥呀！不成，不成！

白天的森林雖然美如天堂

但是晚上到處有鷹鷂把趾爪張，

你縱然僥倖不會一命亡，

沒有人給你糧食，

一定會餓斷了肚腸！

怎麼比得上我這裏

三餐菜飯還有水和茶？

一年四季還在籠頭插鮮花？

小鳥呀，歸來罷！歸來罷！

別再在枝頭高唱，把家醜揚！」



黃鸝說：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我這一張喉嚨 生下來

便爲着自由而歌唱。

牢籠中滋味我已盡嘗，

誰願意貼貼服服受磨難，

如今既是自由身，

寧願餐風露宿受飢寒！

寧願餐風露宿受飢寒！」

主人惱怒了：

「黃鸝呀！你如果胆大妄爲

唱那些詆譭鳥籠的歌，我準備

請弓弩手來射斷你的翅膀。」



這一回，黃鸝不再辯解了，

他振着翅膀，向深林裏隱沒了身子。

當弓弩手到來的時候

森林裏傳播着千萬隻黃鸝的歌唱，
那聲音比山崩地裂還要響亮。

（載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獅聲」）

靜靜的星洲河

呢喃

(一)

假如我是一個畫家，

我要用彩筆在白布上細描出

一幀圖畫——

白雲像萬朵怒放的棉花

輕鬆地移動

烈日下

爬伏着一條河流

像巨蛇蜿蜒地橫貫星洲

綿長的河岸邊



繫攏着大舫小艇和汽船

水警悠閒地

駕一葉「舢舨」在巡弋

熱烘烘的烟縷向上蒸騰

綠波給微風吹起了皺面

大舫人，苦力不斷流着汗

一包包的貨物被搬運上岸

矮笨而黑色的「掘泥船」

蠕蠕地在中流爬動

將淤泥一桶桶的吊進船中

滿載青菜的汽艇疾速駛過

掀起了擊堤的浪頭重重



沿堤的馬路燒燙腳底
衝霄的高樓巍然屹立
簇新的汽車連接地
從鞏固的鐵橋上騁馳
埃塵混合着機油烟便高揚飛起

(二)

假如我是一個詩人
我要用盡心血來吟詠
我不能不稱贊這
靜靜的星洲河
她支持着千萬人的生活

碼頭上千百個工人
賴她找尋飯喫



「浮家泛宅」的大舫人

也賴她而撐起了生命

這掙扎的場合

還養活着故鄉的家庭

儘管人們在稱道這河流美麗

還說航海的生涯能使身體健康

其實在長年辛苦的工作裏

月月都會不見了

多少個善熟的面孔

我要高聲問那河中的「掘泥船」

曾否從烏泥中掘出了白骨

我爲了河流的肥沃而悲傷

哦！你這流不盡的肥沃啊



永遠被人搾取，欺騙……

(三)

是誰歷盡了艱辛

才將一片荒蕪的泥地

開墾成靜靜的河流

我記不起年久月深的無量數犧牲

是流盡多少汗水匯成這巨大的工程

如今，如今已爲這都市的點綴品

洶湧起來罷，靜靜的星洲河

你支持了千萬人的生命

澎湃奔流罷，靜靜的星洲河

你是這都市活動的命脈呵



(載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新國民日報「新路」副刊)

埋 葬

一場苦鬭

有的兄弟倒下

我們埋葬他

不用什麼喪儀，

挖個泥洞

扔下去

蓋上坯土。

裏面的

不是腐臭的屍首

而是粒種子。



柳 青

不久

長出嫩青的芽

待明年

春天到來

會開出一朵

燦爛的

自由的

解放底紅花！

（載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晨星」）



詩
琴

清
才

這首詩，我用最大的誠心呈獻給你，一個熱情而又勇敢的女孩子；給你，我底雲端！

(一)

收拾起幻想 我走了
收拾起幻想 我走了

會記得的

把工作扛在肩上

從苦難中撈個願望

而昨天

我就愛以這樣的姿態出現



跨着矯健的步伐邁過

寬濶的街道

向憂鬱的人羣……

唱一支熱帶風暴的曲子

歌吧

因爲這是往昔

你用珍貴纖紫色的帕子

揩落塵埃 重新交來的詩琴

然而

在這妖邪的氛圍裏

奈何聲音也變得渺小了

雖說詩琴

如今是在黑色的冊子裏



第一次地被記下罪刑

可是正爲着牠

我將加倍勇敢地繼續我的行吟

(二)

病着的日子

我仍像一隻受傷的小鷹

憶起那消逝去了的歲月

急盼着 我欲窺見

明天的病窗透入一線陽光

而你

卻在黃昏携來一片深切的關懷

她給我病後綠色的健康

與青春的色調



「活着，就要戰鬥」

我懂得你用美麗的手

在我的日誌上留下這句深刻的話

我也懂得你對我有個願望

她直叫我的眼珠永遠明亮。

啊 如果你相信

啊 如果你就這樣的相信吧

那麼這架詩琴

有一天

也許會向憂鬱的人羣……

飛起一片更加嘹亮的音響



端，你，今晨從那兒來

爲何默默地沉思呢

看 我啊

消瘦的身子是顯得多麼輕鬆朗爽

喂！一齊來吧

我們是這樣的年青

站在一條線上

今天

有什麼會比工作來得愉快

(三)

渾濁的年代

那暗示着災害與放逐的日子啊

我沒有感覺到惶惶



一顆跳動的心

永伴着一羣勞苦兄弟的呼吸起伏

詩琴是我的生命

爲着牠

今天

我勇敢地向壓迫着

向醜惡的椰林宣誓戰鬥

收拾起幻想 我走了

收拾起幻想 我走了

端，我會記得的

把工作扛在肩上

從苦難中撈個願望



（載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晨星」）

夜曲

序曲

黑夜的翅膀飛來了
呵！……………

黃昏有無限的柔情
馬來姑娘唱着蕩漾的戀歌

巴生河的夜

有點美麗的小樹影

也有西班牙風的女人

但，今夜

我要整理那古舊的 LYRE



野火

想摘出心裏紅色的花朵

在夜晚

倚樓遠眺——

看星星的鬼閃眼

遙望北國的風砂

於是

在窒息的

沒有雨絲的

沒有微笑的

十二月的仲夜

初度的唱出

南國的夜曲

(一)



天空奇怪而高
星星鬼睜着眼
銀的月色瀉在巴生河上

靜靜地

靜靜地

巴生河的水上

一株小樹的影子

落到搖晃的波光中

河水唱出憂鬱的歌

向着低地流去了

小樹的落葉

一片片

一片片

落下



牠擺脫了樹身的鎖枷
卻逃不了河水的埋葬
河堤岸

似有人彈着

古七弦琴的調子
唱出世紀末裏

一片黃葉的怨恨

(二)

南國的街心怪熱鬧
每個角落壓着一堆一堆的人羣
有小孩子大人老人
有西班牙風的女人
也有不大喜歡穿褲子的
臉兒黑黑的異鄉人……………



街上，有賣膏藥的

在大打把戲

他說：看把戲是不用錢的

來，來，來……

於是來了很多人

專看把戲的人

還有在那邊

賣笑的女人

徘徊在半黑的巷裏

臉色慘然的

使人可怕呵

關在黑暗中的

半朵褪色的殘花哪……



呵！笑哪，不自然的

她們都笑了

笑聲飄過來

淫蕩的

淒慘的

比哭更難受

工人，商人，農人……

到這裏找安慰

找快樂

於是摧殘，摧殘，摧殘

有意的

——摧殘

可有誰人哪



會瞧到她心內之悲苦
會看到那

比哭更難受的

殘笑裏

一滴滴的血淚……………

(三)

女孩子青白的

帶着驚異的臉孔

穿着不合身的藍衣

但，人人都說

唱得真還不錯

老婆子拉着三弦

似乎得意地和着



「喲！黑夜裏……」

「沒有燈火……哎」

大姐姐的……哈哈……

碰着我……呀，哎喲……

伸手摸……哈哈……摸……

大姐姐你……真多情

今夜……你就……

就……依了我……哎喲呵……

大姐姐的……哈哈……

沒有燈火……

摸呵……摸……」



人醉樣的笑了

人的心盪動着

「喂！老三，你看，不錯」

異鄉人不懂哪

但卻含有情意的

合手抱胸

放縱的笑了

什麼！什麼？那邊……

頂奇怪的呢。

天天都鬧罵着

大街的店門邊——

大胖子打人

——那個怪難看的工人，

「我丟那媽……花海……

我窮，你有鐮

但是我有和你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骨頭」……



看不見人的廣播台

不知誰在演講

又在唱歌……

那裏

賣涼茶的

賣鷄絲粥的

賣菓子的

賣烟仔的

扶腳踏車的

空着雙手的

晚上也戴帽子的

街上擠滿了人



聽，都在聽

但是呀

這不是往年啦

要是往年哪

這裏有着

更激越的歌聲

更動人的宣傳

而·今天，唉！

！……

天空藍而高

夜風吹不涼

那熱燥的人們

一個小異鄉人

聽不出廣播台的歌唱



天真而奇怪的想
爲什麼這裏沒有
同情我們的故事
也沒有人歌唱我們的國歌
那裏是我們的鄉土呵……

(四)

靜靜地，靜靜地
巴生河的橋上
有人乘風看月
也聽那河水的
憂鬱的悲歌
嗅那小樹的
落花隨着流水在飄香
瞧那小樹的影子



落在緩緩的水上

十二月

巴生河

靜靜地流着

夜晚，窒息的空氣

突然有人

用奇怪的聲音

（像被壓在地上的古鐘聲）

如鴨子般啞了的嗓子唱：

我是曠野中的鳥，

雙眼渴望自由的天地——

那羣星的王國



讓我飛翔在那黝黑的天空上
用我沙啞了的歌聲
撕破那黑夜的翅膀
讓我們張開雙翼
翱翔在陽光下

我愛這夏之國

黃昏的漁舟

沸騰的歌聲

我愛故國的青山

故國的玫瑰花

我更愛這河岸

這裏河岸的小樹影

粉紅的小花



一片片的

落葉

巴生河呀

你別那麼憂郁的歌唱

爲什麼

我們會沒有自己的家園

自己的天地

自己的歌

難道我們的骨頭就不同別人

呵！親愛的

靜靜的巴生河

你奔騰吧

你咆哮吧



你汜濫吧

如黃河

如伏爾加河……

呵！親愛的，起來吧

沒有了家的人哪

奔騰吧

故國的流水呵……

（載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六——十九日「獅聲」）



野火

三便

「看，黑暗的夜

我們的心是煩悶的

願黑夜的世界裏有太陽

或是有更光亮的螢火啊……」

一團漆黑的吉寧人

圍繞着一團火焰

這蓬勃的野火

將他們竟日辛苦，疲勞鬆弛了

它蔓延地燃燒着



向艾草荊棘——

升着火舌

「刮刮」地與黑暗決鬥

而他們卻興奮地婆娑

他們歌唱着

被世界所忘記的歌

人們懷疑了

爲什麼在聖誕節裏

卻唱出如此煩悶的音調呢？

「來！愛沙不路——清道夫

掃水溝者，牧羊人，開拓者，……

我們是不分彼此

來靜聽這位老前輩

歌述『野火』的故事啊」



他們於是緘默着

而卻幸運的

喝一杯濃黑的咖啡

「聽說從前

是光明的世界

它有美麗的花草

有廣大的田園

有新鮮的空氣

椰梢有呢喃燕子奏曲

這多麼好的景緻呵……………



「自從敵人

唉——撤下一張黑幕

這世界裏的

花草，田園，空氣……

成爲紊亂，潰壞，污濁，

呵，我們

我們的祖宗

就此個個壓得變成侏儸

「祖宗本來是

安分守己

自供自給

務農耕種

但是——但是

黑夜在作祟

祖宗又不能耕種

沒有米穀……



「但在遙遠的那方

有個火山爆裂了

將累積的遺恨

溢出火山之外

這蓬勃的火力呵

將黑幕燒成灰燼

將一切艾草，敗類……

也燒得清光啦……

「所以我們的兄弟

學習遙遠的火山

也燃起蓬勃的野火……

這野火呵

助成我們與太陽見面了……」



野火呵

更猛烈地燒吧！

看

比利牛斯山

直布羅陀

塞納河

拉度加湖

羅馬尼亞

芬蘭灣……………

都是野火的火爐

戰爭在爆發呵



這兒——

野火雖像熄滅了

而烟呵

不絕如縷的……

圍着野火的吉寧人

還唱着自己的歌

歌呵

何時才使人聽了快樂呢？

（載一九四〇年六月二日星洲日報「文藝」）



編 後 記

馬華新詩，誕生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前後。初時祇是把一點小感想分行來寫，稱爲「滑稽文字」。稍後形式漸趨完整，乃正式稱爲新詩或「新文藝」，作者有林獨步、胡鑑民、石樵、潘子淳等人。他們的作品大多是謳歌勞動、自由、鼓勵青年人求進向上，追求理想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五四的時代精神；但還未能保持一定的藝術水平，常常流於粗糙草率，因而除了林獨步之外，其他諸人的詩可供我們目前選錄的，就只有每人一半首而已。這些人可以說是馬華新文學萌芽前期的詩人，他們的寫作活動基本上到一九二三年前後就停止了。其後繼起的詩作者有黃楚狂、蘇正義、失鈞、無已等等。這批後起者不但很少有新的建樹，反而把馬華詩歌創作引入了魔道，內容幾乎都是哀嘆客旅蕭條，失意失戀之類。其中勉強說來只有無已一人稍能擺脫那種頹廢絕望的歪風，思想感情顯得比較平實。所以這裏將他作爲馬華新文學萌芽後期的代表詩人，錄其作品二首。

一九二五年中，馬華新文學運動正式興起，星光同人譚雲山、鄒子孟、段南奎等、寫出了一系列具有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的詩作，重新把馬華詩歌創作導入正軌；技巧上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譚雲山的「獻詩」諸作約略可爲這方面的代表。一九二七年以後，新興文學運動勃興了，海若、劉科盈、寰遊、依夫等新興詩人絡繹湧現，爲馬華詩壇注入了富麗的新寫實的色彩。可惜由於資料及出版條件所限，本書祇能選錄依夫的三兩首短詩，代表性不免打了一個大折扣。在新興文學運動期間流行的另一文學思潮——南洋色彩文藝，在詩歌創作方面沒有顯著的貢獻，殘痕的一首「車夫的哀歌」算是此中的佼佼者。至於「椰林」的作者張沖、連嘯鷗等，後期作品已經受了新興思潮的若干影響，不完全屬於南洋色彩的行列了。另一作者細胡，雖然算是新興詩人，但他的出現稍遲，也沒有留下重要的詩作；「地球一角的憂愁」一篇，至多祇能視爲新興詩歌創作的尾聲。

一九三二年起，馬華新文學的低潮帶來了大量的形式主義與自然主義的詩歌。現實主義的詩作在質上量上都大大地退化。文郎的「走廊里的一羣」是這方面的最高成就，也幾乎是僅有的一點成績。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德露、大保、蒲之、力生等作者先後出現，詩壇上才呈現些少生氣；同時也帶動了前一階段的一些形式主義的詩人，稍爲改變他們的

詩風。實君的「詩二首」，就是這種情形下的產品。

但馬華新詩的真正成熟，則還是一九三七年以後的事。那是馬華新文學的繁盛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二），隨着抗戰文藝運動的升漲，詩歌也晉入了它的豐收季節。這時，詩人的陣容的壯盛，產品的繁茂，不僅在馬華新文學史上是空前的，而且截至今天來說也還是絕後的。然而作者作品太多了，編選起來又難免掛一漏萬。這裏就祇能擇要地介紹其中的一部份：計靜海、蘊郎、劉思、東方丙丁、野火、三便……等約十位作者，共詩廿七首。此外還有三幾位知名的詩人，如蓬青、西玲、桃木等，本來也在必選之列，但因手頭缺乏適當的資料，祇好讓他們暫時成爲滄海遺珠了。

一九六九年六月

編者







4123]

EX. \$4.00